



孔子家語

臣居

臣居

臣居

臣居

臣居

臣居

臣居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

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

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辟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

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
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子非鄭玄所
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奪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
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
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
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
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
真與師古同代人也真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
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
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庸陋荒昧無

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
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
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
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
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
見已足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
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

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
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
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
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
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
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
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
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
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

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疑其
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
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
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
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
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
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
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
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竢博雅君子
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

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柳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孔子家語卷之一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

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禮記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

從遊

飲彊弱異任

任力作也

男女別塗

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

已上養生之節

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記喪人懸封不封不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居定公名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柳陽何孟春

註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定公六年

孔子年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而物其所生

之宜如高黍下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祭駕

或耻之乃葬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昭公之墓以別

於群先公兆域雖因駕鷲之言不果溝而猶葬之謂

季桓子平子之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祭駕鷲所

謂自旌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按此左傳作

司空為魯大司寇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

弗甫何孫魯孔立命爾為司寇孔子設法而不用無

日弗甫敦及厥辟將不權公問不妄設法而不用無

奸民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常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揚氏注引家語曰沈猶氏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清奢侈

備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定公與齊侯齊景公

會于夾谷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孔子攝行相事

年五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禮

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襄

有茅子城以兵鼓諺切緝劫定公左傳黎彌言於齊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子歷階而

進齊侯從之播鼓曰諺或作譟謹聲也以公退曰士以兵之今士官以兵擊萊人吾兩君

為好脩和好齊夷之俘齊邊塞萊已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中國有禮儀夷不亂

華中國有服章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誓

鬼於德為德義德左傳作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敖辟非優侏

儒戲於前非優倡優侏儒短人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不取登第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公侮

詳傳或請右司馬速加刑馬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

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執筆加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攻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或馬

十二人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齊北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壁曰齊魯之故舊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象

象形背上負尊皆酒器禮列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

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享而既具具犧象是棄禮也若其

也或云如野哭之不具是用糝稗也糝穀不成者用糝稗君辱棄禮名

野言亂不以理也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
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
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擇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二邑鄆謹龜陰也今此丘縣有謹亭
博縣有龜山並鄆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此
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鄆謹龜陰魯邑
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
後司馬遷社預諸家遂以鄆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朱
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比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
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君聖人無預焉果如草說
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蕪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文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
賢者不為少聖人乎穀梁傳煩谷之會孔子相馬兩
君就壇乘指相指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之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喪
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大夫曰夫入率其君與之
行古人之道也退而屬其二大夫曰夫入率其君與之
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
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 ○孔子言
於定公十五年十四孔子曰家不藏甲稱家大夫邑無百雉
之城公羊傳注雉凡二尺百尺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
七十里雉子男五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
雉十雉無百雉也今三家過制三家孟氏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墮士三都三家之邑鄆費成也公羊傳
叔孫州仇帥費成也季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為乎帥師墮邑無百雉之
子行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師墮師墮師墮師墮師墮師墮師墮師墮師墮
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因費音秘宰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率費人以襲魯

季氏將墮費叔孫輒不得志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費邑季氏宮登武子之臺武子季費

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勤士衆下伐

之費人北音齊敗左傳國語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

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

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

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

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

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祖召孔子事

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

與左傳所遂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

載矣矣據左傳叔孫氏先墮邱至是墮費將墮成

政化大行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偽不知

我將不墮公圖成非克是成猶亦墮也居無幾齊

文樂而孔子行矣使父其

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四年孔子有喜色仲

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

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於是朝政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官

戮之於兩觀之下劉向說苑作孔子為魯司寇七日

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尸於朝三日陳尸於朝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所名為衆今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荀卿子作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故說苑孔子曰賜天下有大惡者五荀卿子作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者之詩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劉通荀作達二

曰行辟而堅如辟讀三日言偽而辯四日記醜而博醜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

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側鳩徒成黨擷聚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衆邪營衆營讀如榮言惑衆也飾其彊禦

足以返是獨立人彊不能傾之也徒成黨飾褒榮衆

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驗也五者皆有辨智聰此

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君子之所必誅此

非而深恨其險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

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荀夫殷湯誅尹諧作

文王誅潘正尹諧潘正周公誅管叔管叔鮮蔡叔

亂周公誅武庚太公誅華士海上有居士任商華昆

仕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

日以爲者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問曰二子賢者今

是望不得而臣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

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列子鄭鄧析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

付事未聞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

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詩邶

舟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已上荀子同說苑

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

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

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

湯誅囑沐太公誅潘陞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

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

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

者之少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朱

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孟不言雖以左氏春秋

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

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

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朱子曰左氏記載當時

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

間不足信矣○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狴切部禮執之狴獄解見三月不別不辯決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即

無道以就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荀作其父請止

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為國毋有以告孔

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苟作上失之下不教以孝苟作不而聽其獄是殺不

辜也刑當其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音不治犴亦

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不可刑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狴犴胡地犬亦善守獄故獄名狴犴也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三軍大敗由訓練不精獄犴不治由

法不當夫慢令謹誅賊也謹嚴徵斂無時暴也苟作今

也無時不試責成苟作不教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三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慎同順書康誥

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

惟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

抵祀者自責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服行

自行然而猶不可從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荀作廢不能以單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出威令若

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子即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成矣苟作上先服之若不可尚

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

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

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二

年與之終先德而後刑也荀子曰先脩正乎在詩曰

已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曰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詩小雅南山篇氏本毗輔是以威厲而不

試但抗其威刑錯而不用錯與措同置也如今之世

則不然亂其教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

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岸崖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任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陵數仞之墻而民不

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

不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詩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子曰伊稽

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謂上失

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知此哉已上

荀同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

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

其道上有道是人仁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

民必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

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

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

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

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

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

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

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嗛言顧之潛然出涕哀

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

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

轡街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

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

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

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

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曰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父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解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璣也容璣史作康樂

舞曲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以遺魯君史孔子行相事

誅少正卯與閭國政三月粥羔將者弗飾賈男女行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併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

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專往

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膳於大夫膳祭肉是則未廢其常猶有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常禮

不聽國政論語三朝郊而祭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謂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言仕不遇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

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

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聞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希於

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

然而懼撫衣而退撫挈負席而立負倚有頃孔子顧

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

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子

德為行日可見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

之行也明德也是以非德道不尊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德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音遙尚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

疑後丞左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

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政之不

中君之患也政君出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若乃什

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

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關譏市廛皆

不收賦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禁也來異言異服之

不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取民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老老而民興上樂施則下益

寬寬裕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知耻守節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七者脩則四海

無刑民矣民不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

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諸侯皆知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士皆願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

欲耕於其野商賈欲截於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

物教萬民而實與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然後因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仕官然後爵之爵

卿也而曰天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小

者爵為公爵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位定然後

賢役大賢不見也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祿之者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是如此則天下名譽

天下之士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興焉形於歌頌其善而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讟

於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耶傳曰有聲之聲不曾子曰

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與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其局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名蔣子曰敢問人道誰為大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惠幸

德也記作固臣敢無辭而對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豈敢一曰臣固不敢

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論語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又曰不能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作巽三者正則庶物終之夫

父子君臣三綱也綱正而目舉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以節之使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於敬而大昏為敬之至也

夫子言為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

有所錯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

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所以為政之序未有不自夫

婦始者故昏義又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

有義而後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大本

之所大昏至矣昏其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昏

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

即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

之後親迎也者此記無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記

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是故君

於親之中有敬存焉是親之也者敬之至也

子以敬為親以記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敬

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廣而克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為之主者以后夫人

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為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為嗣子而言

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

也又曰子者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

聞此言也固陋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設無能請少進

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

天地化醇男女構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為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為重矣記

君何謂已重焉下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妻子也妻必冕而親迎蓋有道焉記無蓋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為親代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為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

奉吾親者必踈無後則下所以繼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不能為大不言妻子之本而言親之枝重在親也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自妻子言則本在身矣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皆推已及人也君行此三者則慊

乎天下矣慊猶也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此即前夫

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為敬身云云

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衛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斯之子曰國有聖人

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

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已國有賢人而以資

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史記冉有為季氏宰

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

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致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

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問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即此事也時

哀十一年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阼東

孔子賓階自西升堂立待公曰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逢掖大也肘掖之處裁製寬寬大大袂襪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明也所以表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逢掖

明也所以表章甫宋冠

丘未知其為儒服也記作丘不知儒服言服非所重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

皆因其俗

之乃留更僕臣之擯相者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所以籍物夙夜強學以

待問學博而後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衣冠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

為富二求字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記無情字此下儒

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不可劫不可迫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

淫侈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尚氣

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甲冑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定外侮已禦內志其自守有如此者

守記作立此下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

之以和為貴論語也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忠信之

游之法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慕賢而容眾

慕知所親毀方而瓦合陶瓦其初則圓折而四之則

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辟

同避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課其功累其事績効顯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諫麤而翹之又不
急為也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其任
自矯然飾不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隨其所遇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
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孔子家語卷之二

柳陽何孟春 註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大者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尊稱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不足以知禮

公一作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記作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為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

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為之儀節也

節事天地之神以該百神之祭也非禮則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之分之嚴者外自君

幼下禮之中又各自有長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昏姻親族疏數親之交也禮以順人情始有男女然

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姻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

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曰數自

禮以別其交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為之尊敬然此

指禮而言為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非人難

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

行耳無所彊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

不廢其會夫禮初也始於飲食飲食初始也始諸

節云云夫禮初也始於飲食飲食初始也始諸

也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

能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之擘記作於燒石之上燔

也加於燒石上汗罇而抔飲而抔地為坎盛水蕢桴而土

侯熟而食也

鼓束草為椎上為鼓猶可以致敬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

而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享於誠也昔之王者昔者

記此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云云

先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夏則居橧巢

記作橧巢集薪為巢水處避暑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

化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鳥羽後聖

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

日鎔以木曰摸以竹曰範範以為臺榭宮室戶牖方

金鑄金器也合土為陶器也

日臺臺有木曰榭室之中者曰宮宮以炮以燔以烹

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

以炙

護

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

以炙

護

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

以炙

護

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

以炙

護

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

以炙

護

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

以炙

宿酒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

謂皆聖人之作者是也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

先祖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與也

遂幽明無憾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以正君臣

有以備朝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家之禮記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云云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之神得以節事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以辨男女父子

兄弟昏姻親族疏數之交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古者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欲論魯國之士

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荀子作吾欲論吾國之士

邪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志記也居今之俗服古

之服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

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約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章甫殷冠約王肅云履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約之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

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纒與冕同端者取其

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已上修之半而益一袂三尺

車之大者葷斬衰管履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
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
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管非生今之世志占之
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
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人有五等
非五者有庸人有士人苟無此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苟作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
人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
終之規有事無遠慮不克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不
擇賢以託其身無可宗之人不力行以自定道行不遵
歸宿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遂至於失據從物如流不
之地

知其所執奪於外誘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
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
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此則庸人也
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
此節荀作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不知選賢以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勤行不知所
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
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
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守定計而有所守
知所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循也道術之
執矣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不能
道之可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有所定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備而有所善之可守也
處計有所善之可守也

未之能行唯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

恐有聞是也由從也謂不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故富貴不足以益

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公

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告人不我報而心

亦為德通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矜善也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不專尚言辭篤行信道自彊不息篤敬信見之真

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也

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閑界限規所以

也直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

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謂言滿天下無口

而不傷於本言足法富則天下無宛宛音蓄也施則

天下不病貧富則為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私財施

子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聖

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闔陽開變通無方窮而變變而

而獨契窮萬事之始終膠膠肫肫至不可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明並日月濟哲之德

腫化行若神所過者神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謠

帝之則帝力此則聖人也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

何有於我哉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揔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

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

則可謂公曰善哉荀作哀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荀哀公曰善其章蓋矣其下為魯哀公問舜冠於孔

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

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草也劉向說

苑起章同荀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

所聞焉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

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

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榱桷一作俯察机筵俯察荀作俛見周禮其器皆

存而不覩其人荀作其器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荀作則哀將君昧爽夙興昧聞也爽明也謂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君

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荀作

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

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去聲諸侯子孫來仕者而往來

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

君之末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則勞將焉而不至矣此言

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公以戒公君緬然長思緬遠也緬

然即悠出於四門國四周章遠望周章即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劉向新序作亡國之

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夫荀

且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荀作水則載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

至矣說苑同荀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

荀於此章盡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制治保邦在於躬身用人而已

柄覆民之上標乎如以爵索御奔馬易曰覆虎尾詩

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

事斯事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

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

語意大則能攻人也或以大則攻是大國或來攻我

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說苑作民之衆皆君苟違

此道民畔如歸畔去如各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說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爲民惠也王

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

而不禁關譏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

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

山又作

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今本無此二句

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失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

兵車旗幟皆插

羽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

繽紛亂貌

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

說苑由且舉兵而戰之

必也攘地千里

攘猶辟也

搴旗執馘

搴取也而獻其首曰馘

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澠

澠朗切

澆

余掌切

之野

莽養空

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

兵凶事故

尚縞

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

說苑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守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深鑿鑄劍戟以為農器有

也枝兵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苑

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子曰吾所

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之上下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吾子登

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立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蠶躍使志進救

障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

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

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

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啓汝顏淵曰願得

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

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

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

天下咸獲永寧螭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

其事於是君緩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

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

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

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

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下云云茲不錄 ○季

羔為衛之士師刑官曰上師刑人足俄而衛有崩曠

之亂左傳衛靈公奔公薨夫夫人立崩曠之子淫亂欲殺之

曠魯哀十六年晉納季羔逃之走郭門說苑子羔為

崩曠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走郭門衛政則人之

足衛之君臣亂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子羔走郭門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墜地

道以潛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

子不踰不墜惡其近盜竊也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

古人凡在下者對稱臣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也傾側示之

貴者言皆謙稱臣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也傾側示之

之地使却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說苑天生仁人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悅說苑作脫使脫難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

子子臯為獄吏刑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

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踰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

而親刑子之足是子臯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

逃我何得此於子臯踰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

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

性所以悅而德也此臣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猶加嚴暴則樹怨說苑善德

不善為吏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言也韓非子載子臯

者樹怨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

卜一年自衛反魯至是○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

六年矣其夏孔子卒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天為臣其
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
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
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一作王者致其周
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子路為蒲宰
蒲衛邑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
深廣倍之四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
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藏穀物曰倉廩以賑之一作給
食而以爾私餽之私食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
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
不父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
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
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拂然怨攘肱而入
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
而由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
子曰由之野也知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為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

魯○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藜藿藜藿藿豆葉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

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釜十鍾累綑而坐列鼎而食

足兩耳和五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說苑

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

老不擇祿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者也○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

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九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

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或問抑奸在斷而已必

喜怒哀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

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寬以正可以容衆恭正如此加之治也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

恕也有親不能孝一作報有子而求其報一作孝非恕也

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苟作非恕

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苟作士則可以端身矣明三

本謂求諸身而忠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端身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

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

其德大戴禮少不調誦壯不論議老不教有而不施

貧無與也。無所往說苑東問子嘗富貴而後乞人

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是故君子少思其長。

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窮而不可得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

易覆之器韓詩詩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歌器焉太平

猶在御坐當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

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

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歌，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孔

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

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歌

中則正，滿則覆。荀作弟子挹水而注之夫子喟然嘆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

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

博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

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之道也荀作挹而損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下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

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

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

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孔子曰善哉予得

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

覆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毅守之以畏富

賁廣天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

意故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鄉讀君問丘曰子

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若向

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

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

荀作夫子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

有奚對焉

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若諍七人三公四輔也則主無過舉千乘

之國有爭臣五人三卿內外史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家相室老邑宰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荀子賜不

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

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

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

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

之謂謂孝之謂貞也注審其可從而從則然不可從而

從可從不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明於

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謂

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

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

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

乎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尚書大傳作

之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不問舜德而問其公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變物若天地四時不言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

翔麟至鳥獸馴德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

郊隄其餘鳥獸之卵胎無他也好生故也舜德好生

皆可俯而闕者是也

徒以冠而已則古之衣上有肩而句領者何足改觀
於天下後世哉荀子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
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
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

惡教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曰舜冠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即對也而冠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是問是以不即對也

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 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

用此乎子路曰善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也善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劍矣 孔子曰

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 說苑作聞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

仁固之也 固結也 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

齊以受教矣 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伉直冠雉鷄

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此蓋初見時 ○楚恭王審出遊亡鳥嗥

之弓 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烏鵲弓名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後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烏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說曰烏號弓者拓桑之技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之為弓因以烏號名耳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 王一作人 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

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說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則至公矣天下大矣
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
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嗚呼聖言如是則何
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
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爭田而訟
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周文王盍往質
之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
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
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
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爲抵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
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
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
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
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遠乎其
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 ○魯人
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與夜暴風雨
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
婦之子非有見爲則弗友也君婦人日子子何不如柳
子以碑遠也而况身近之乎
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以體覆胃曰國人不稱其亂

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洩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之比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為亂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孔不可此魯人之有所不可也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言破道關睢詩國風首篇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

之有別睢鳩生有定偶偶常並遊擊而有別鹿鳴詩小雅首篇與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鹿食草則聲呦呦而相呼也雌雄有別得食相呼即

義道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孟子謂詩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夫

也性也倉庚鳴之候也鳴鳩陰之兆也兼葭露變也桃也折也飛也化也鶴鳴九臯誠不可揜也為飛魚躍

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

之德也匪鱸匪鱄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瘁也蓼

義常揀知孝友也繫鐘行葦見忠信也葛藟而羔

裘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

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以

為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為鷄心感於聽也菜竹倚倚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

芳香之辱也馬得護草言采其蠹憂思之深也柝絨

難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芻傷讒也引而

神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馬夫子獨舉

一事察一辭審一技者可曲

議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